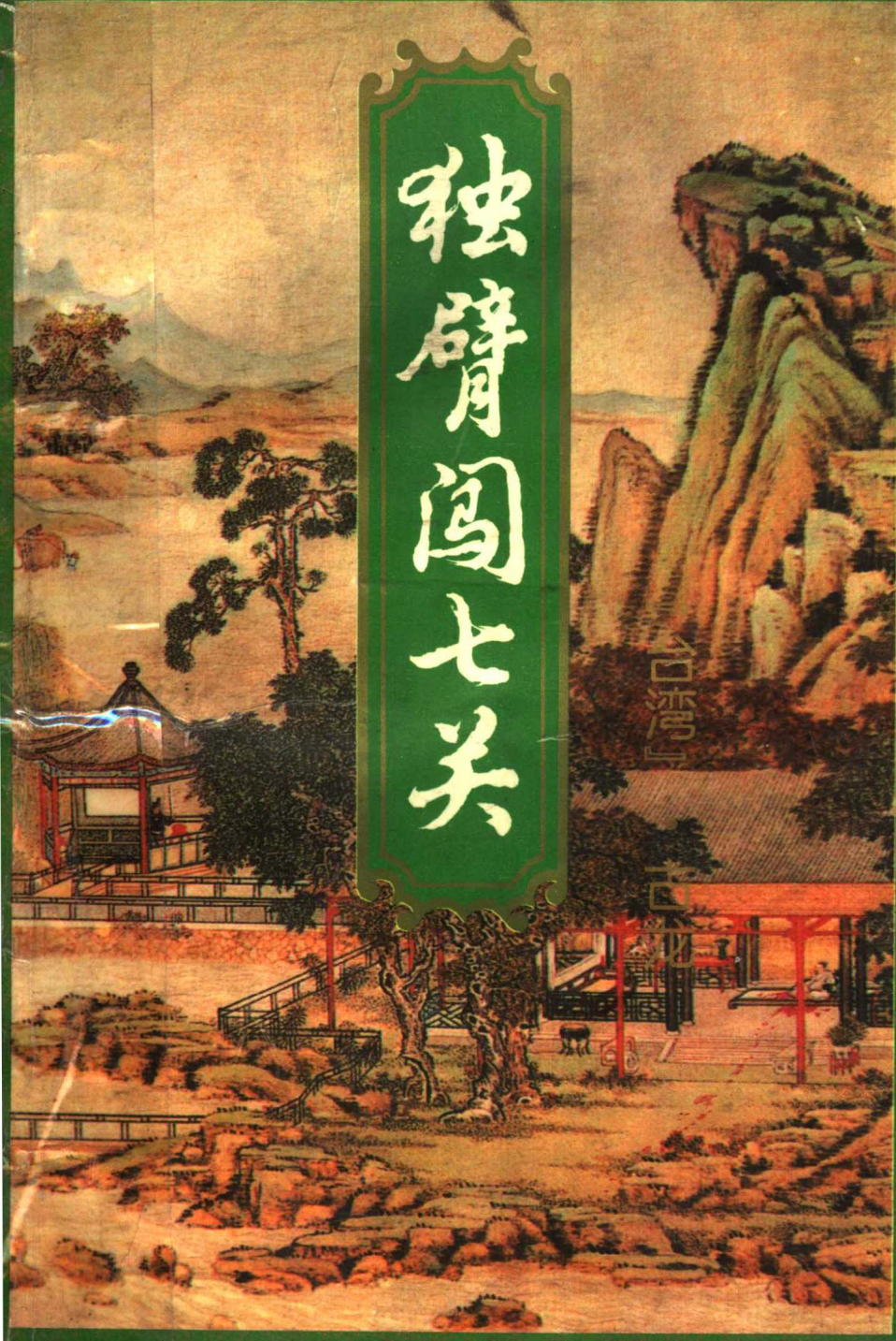


独臂闯七关



神捕·情侠系列

独臂闯七关

(下)

(台湾) 古龙

青海人民出版社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康 英

封面设计：环 玉

独臂闯七关（下）

（台湾）古 龙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8.5 印张 16.1 万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225-00964-8/I·161

定价：6.80 元（全二册 13.60 元）

小慧还是法相庄严，盘膝趺坐着像一个神游物外的老和尚。

不同的是，由破窗口斜射进来的阳光，已经移向室外，室内的光线显得幽暗多了。

破庙的里里外外，也还是没有古无双的踪影。

现在，那两个农妇装束的女人已进入破庙中。

表面上，她们两个都表现得很从容，完全是一副要进入破庙游玩的姿态。

至于她们心中是否也感到紧张，那就只有她们自己心中有数。

当她们看到小慧时，好像大感意外地楞了一下。

小慧还是在闭目打坐，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已有两个居心叵测的人，已经欺近了她身边五丈之内。

那两个女的假装发楞的同时，一面很机警地游目四顾，一面以左右包抄之势，向小慧身边悄然欺近。

小慧忽然睁开眼睛，向她们两个扮了一个鬼脸，道：“你们两个怎么现在才来？”

那两个女的这一惊，可真是非同小可。

也就当她们心中一惊之间，但觉腰间一麻，已经无法动弹。

制住那两个女的不是小慧，而是古无双。

仍然是一身男装的古无双，由隔壁一间更破败的房间里缓步而出。

小慧已含笑而起。

古无双向那两个女的笑笑道：“告诉我，你们的后台老板是谁？我可以破例不杀你们。”

那两个女的虽然穴道被制，却表现得相当的镇定，两个人同时哼了一声，左边那个并发出一声清啸。

古无双冷笑道：“向大榕树下的那三个男的求援，是不是？”

“你明白就好。”

“我当然明白，那三个男的，比你们高明，但高明得并不多。”

“不论他们三个高明得多不多，对付你们两个，应该足够。”

“就算是吧！但很可惜，他们三个已经无法赶来救你们。”

那两个女的同时脸色一变，仍然是由左边那个问道：“为什么？”

古无双悠悠地道：“因为，他们三个都已经成了死人。”

那两个女的更是脸色为之大变，由右边的那个接问道：“是你杀的？”

“不是。”

“那么，是谁杀的？”

“我也不知道。”

那两个女的面如死灰，默然无语。

古无双又道：“我再说一遍，老老实实说出你们后台老板来，我不杀你们。”

那两个女的对望了一眼，惨然一笑，仍然是由左边那个说道：“现在，你杀不杀我们，都无关紧要。……”

说完，两个人都同时由嘴角渗出乌黑的血液，也同时‘砰’然倒地。

古无双悚然动容道：“好厉害的毒药！好阴险的控制手段！”

小慧悠悠地一叹，道：“这情形，倒使我想起红花盗来。”

“红花盗也是用这个法子控制手下人的。”

“是的，我口中也装有这样的一颗毒牙，还是不久之前，由二哥帮我拔掉的。”

“如果她们失手之后，不自尽呢？”

“那么，有朝一日被他们抓到时，死得更惨，而且，连家人亲友也不能幸免。”

古无双叹了口气，道：“可是，红花盗已经只剩下一个海棠红。”

小慧道：“所以，目前这局面，扑朔迷离，叫人难以捉摸。”

古无双苦笑了一下，道：“难以捉摸，就暂时不要去捉摸它。走，打道不归谷。”



小慧边走边问道：“无名氏，你看，我现在的本事怎样？”

“现在，你绝对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了。”古无双答道：“如果红花盗还没有冰消瓦解，如果你也仍能回到红花盗中去，那么，在红花盗中，你该可以坐上第三把交椅。”

“你是说，我现在只略逊海棠红和胡三两人？”

“不错。”

“不，我只能坐第四把交椅。”

“你认为，坐第三把交椅的，应该是海阔天？”

“是的，在我的心目中，我大哥的武功，不会低于胡三……”

古无双含笑打断她的话道：“那么，你就坐第四把交椅吧！”

小慧苦笑道：“很可惜，现在，我连最后一把交椅都轮不到。”

古无双道：“所以，现在还是快点赶到不归谷，才是最正经的事。”

“可是，我还有些话要问。”

“是有关哪一方面的？”

“是有关你和我二哥之间的。”

古无双叹了一口气，道：“这件事，说起来可真是话长。”

小慧笑笑道：“那也不要紧，反正旅途寂寞，我们边走边谈，不也很有意思？”

古无双沉思了一下，忽然岔开话题道：“小慧，你有没有听说过剑堡这个名称？”

“剑堡？没有听说过。”

“这也难怪，其实，目前的武林中，即使是比你年纪大一倍一人，也不一定会听说过。”

“你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就是剑堡中人。”

“啊……”

古无双悠悠地道：“现在，虽然很少有人知道剑堡这个名称，但在一百二十多年以前，剑堡却是武林中的精神盟主。”

小慧一怔，道：“精神盟主？”

古无双道：“这是说，虽然没有武林盟主的名义，但却具有比武林盟主更崇高的地位和权威。”

“以后呢？”

“以后，由于堡主的女儿爱上一个年轻男人，演变是一场空前的大杀劫……”

“那个年轻男人是一个大坏蛋？”

“是的，那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他之所以接近堡主的女儿，主要目的是想学习剑堡的武功，目的达到之后，才现出他的狰狞面目。

“后来，费了很大的劲，将那场杀劫消弭了，但武林中精英尽丧，剑堡也元气大伤，那位堡主的女儿，也在羞愤交并之下而自杀。

“所以，事后，堡主将剑堡迁往一个最隐密的地方，并立下令谕，禁止剑堡中人跟江湖人交往，也不许过问江湖中事。

“也就因为这样，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剑堡居然还存在江湖之中。”

说完，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小慧嫣然一笑道：“更很少有人知道，名震江湖的‘绝剑’古无双，是剑堡的……对了，你是不是堡主的小姐？”

古无双点点头道：“是的。”

“那么，你是偷跑出来的？”

“不！我是经过父母亲的许可，不过曾经约法三章：不许泄漏剑堡秘密，不许过问江湖恩怨，不许交男朋友。”

“可是，这三章约法，你一章也没有遵守。”

“这叫做人在江湖，不由自主。”

“现在。”小慧神秘地一笑道：“应该言归正传了吧？”

古无双一楞道：“还有什么正传歪传的？”

“我说的是你跟我二哥之间的事。”

“这很简单，我爱他，他也爱我，而且，也已经获得我娘的默许，可是问题却在我爹那一关，不能通过。”

“那是为什么？”

“我爹很古板，他抱着祖宗的禁令，不许跟外人交往，同时，又认为门不当户不对。”

她不等小慧接口，又道：“你已经知道，你二哥不过是一个小商人的儿子，而我却是一个武林世家的千金小姐……”

说到这里，她苦笑着一叹住口。

小慧也陪着她轻轻一叹。

古无双悠悠地道：“你二哥了解我爹的态度之后，就一直躲避我，尤其是当他失去一只左臂之后，更是消沉了好一段时间，也更加不愿跟我见面。”

“可是，我却是阴魂不散，一直在暗中跟着他、维护他，可恨的是，现在，他不但把我当做情人，甚至也没有把我当做朋友，你猜，他把我当做什么东西？”

小慧道：“他也没有把你当做什么东西，他只是把你当做一个债主。”

“是的，债主，我每帮他一次忙，他就说又欠了一笔。”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说法，谁都可以想像到，他心中一定很痛苦，也很矛盾。”

“我了解，所以，不论他如何地逃避我，我还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他。”

“很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还有伯母大人在暗中维护，所以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二嫂的。”

古无双忍不住笑道：“小丫头说起话来老气横秋的，好像你是我的姊姊。”

小慧向她扮了一个鬼脸道：“我不是小丫头，是小红娘，今后，我一定好好地开导我二哥，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怎么样，要不要先谢谢我？”

“我先谢你两巴掌……”

古无双边说边在小慧的俏脸上拧了一下，道：“我实在舍不得揍你……”

不远处，忽然有人冷笑道：“好一对狗男女，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当众打情骂俏起来。”

原来他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一家山径旁的茶亭前。

那是供应过往客商茶水的茶亭，也供应糕饼之类的小点心。

像这样的场所，当然很简陋——一间茅屋、三张白木桌子、四条板凳、三张竹椅而已。

不过，这简陋的场所，目前却有着颇不平凡的顾客。

那是四个身材高大，着黑色劲装，外套黑色披风，腰跨长刀的中年汉子。

按这身穿着，倒有点像是红花盗中的人，只是胸前缺少一朵红花而已。

那个冷笑着说得很不好听的话之人，是四人中身材最矮的一个。

现在，他们四个都已经离开座位，一字横排，将出径挡住。

古无双好像没看到，也好像没听到，只是仰脸悠悠地道：“小慧，现在全看你的！”

小慧含笑点头道：“好极了！”

“方才，好像有狗叫。”

“是的，是四头疯狗，现在就挡在前头。”

“问问看，方才是哪一头狗在叫。”

“好的……”

小慧双手叉腰，目光向对方四人一扫，道：“我们所说的话，你们都应该已经听到了？”

四人中的矮个子冷笑道：“听到了又怎样？”

小慧道：“怎样不怎样，待会你会知道，现在先告诉我，

方才说话的是谁？”

那矮个子道：“就是大爷我……”

古无双沉叱一声：“掌嘴！”

“得令……”

如响斯应，那矮个子已挨了四记火辣辣的耳光，嘴角渗出殷红的鲜血，双颊也立即“胖”了起来。

而揍人的小慧却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依然俏立原地。

那四个劲装汉子同时脸色大变，同时疾退丈外，也同时拔出长刀。

小慧也拔出了她的兵刃。

那是一把缅甸刀。

小慧随手一抖，那把本来是颤巍巍的缅甸刀，居然像普通钢刀一样的硬挺。

缅甸刀是软兵刃，行家都了解，使用软兵刃的人，必须有最精湛的内力才行，否则，就像是一个性无能的男人一样，欲振乏力。

现在，小慧随手一抖之下，能使缅甸刀像普通钢刀一样的硬挺，她的内力之精湛，已不难想见。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所以，小慧这随手一抖，就“抖”得那四个劲装汉子脸色为之一变。

小慧冷冷地一笑道：“别怕，我还有话要问你们。”

那个矮个子也冷笑道：“老子也有话要问你。”

“那么，你先问吧！”

“你本来是海阔天的女人？”

“现在也还是。”

“可是，咱们总舵瓦解之后，你却跟李傲在一起，现在又跟另一个小白脸在一起……”

“我高兴！”

“好，且暂时由你高兴吧！我再问你，李傲和那批珠宝在什么地方？”

“李傲在什么地方，你无权过问。至于那批珠宝，却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小慧脸色一沉，又道：“你们四个，也都是红花盗中人？”

那矮个子道：“多此一问！”

“可是，我以前没有见过你们。”

“我们一向在外头，很少回总舵，但我却认识你是海阔天的女人。”

“红花盗总舵的冰消瓦解，是什么人干的？”

“不知道，但江湖上都竞相传说，是你跟李傲二人干的。”

“你相信这些传说？”

“我当然相信，尤其是像你这种水性杨花，见一个爱一个的女人，有什么事不能做的！”

“很好，我不在乎背这口黑锅……”

“我自信绝对没有冤枉你，当然，海阔天年纪太大，李傲虽然年轻，却少了一条手臂。所以，你才爱上了目前这

个既年轻又英俊的小白脸……”

小慧扭头向古无双苦笑道：“你看，你给了我多大的困扰！”

古无双道：“不要紧，送他们去阴曹地府，就不会造谣。”

不等小慧接口，又道：“不过，为了免得他们死了还是一个糊涂鬼，你不妨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们。”

小慧道：“我看，不必浪费唇舌。”

那矮个子却皱着眉头自语道：“世间会有这样的美男子？”

小慧冷笑道：“你看不出来她是女扮男装？”

那矮个子身子一震，道：“那……她是什么人？”

小慧道：“她是跟‘神刀独臂’齐名的‘绝剑’古无双……”

宁逢神刀，莫遇绝剑，这两句话，凡是江湖中人，尤其是黑道中人，莫不耳熟能详。

目前这四个红花盗的余孽，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小慧的话还没有说完，那四个已一齐脸色大变地疾退丈外。

小慧“咕”地一声娇笑道：“不用怕，对付你们这些不入流的角色，她还不屑出手。”

那矮个子色厉内荏地哼了一声，道：“谁还怕了她不成！”

小慧道：“唔……说的话很像个男子汉，我希望你们的行动也像一个男子汉一点，上吧！四个一齐上，三招之后，

谁还活着的，我可以放他一马。”

这是说，四个人加起来，也不是她的三招之敌。

这种目中无人的话，谁能受得了？”

但受不受得了是一回事，生命毕竟是自己的，而人又只能死一次。

所以，那四个虽然气在心头，行动上却仍然是一副踌躇不前的窘态。

小慧又道：“缩头一刀，伸头也不过是一刀，你们四个为什么不死得像个男子汉一点儿？”

那四个互望了一眼之后，那矮个子忽然大喝一声：“上！”

人影飞旋，刀光如雪中，传出小慧的语声道：“第一招……第二招……”

小慧没有说出“第三招”，代表小慧口中“第三招”的是两声闷哼。

因为，这一场闪电似的恶斗，就在第三招上结束了。

那四个劲装大汉中，两个脑袋搬了家，另两个却被小慧双足分踢，跌毙三丈之外。

小慧看着古无双苦笑道：“真差劲！”

古无双悠悠地道：“其实，这四个并不怎么差劲，问题是你这个对手太强。”

一七

清晨。

不归谷中挹翠楼——段明珠所论证明珠小楼。

小楼虽然只有二层，但由于地势高，位于不归谷西边的斜坡上，居高临下，可以俯瞰不归谷中的全景。



李傲已经在挹翠楼中做了三天“见不得光的贵宾。”

偏巧这三天中，不归谷都是烟雨蒙蒙，就是想要凭窗瞧瞧周围的景致，了解一下环境也不可能。

尽管有着比花解语、比玉生香的段明珠可以陪着他谈笑笑解解闷，但这三天的“贵宾”生活，还是李傲有生以来最难捱的日子。

今天，是难得一见的好天气。

没有晨雾，也没有烟雨，金色朝阳下，雨后的不归谷更显得特别的清新可爱。

李傲站在窗口，伸了一个懒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低声自语着：“我总算看到不归谷的庐山真面目。”

他背后的房门口，却传出段明珠的急促语声道：“李大哥，你不能站在窗口。”

李傲回身苦笑道：“没这么严重吧！”

段明珠缓步进入房中，悠悠地道：“我姑妈说，古姑娘和小慧日内就可以赶到，到时候我们集中全力，一鼓作气，

尽诛叛徒。

在这之前，最好不要让他们发现，以免节外生枝。”

李傲道：“可是，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至少你该让我了解一下这儿的环境。”

段明珠沉思着道：“我看……你委屈一点，站在我背后，让我跟你讲解一下，怎么样。”

站在段明珠的背后去了解环境，虽然美中不足，更有碍手碍脚之感，却也总算是聊胜于无。

李傲无可奈何地一叹道：“好吧！”



现在，段明珠临窗俏立，李傲已站在她的后面。

不过，李傲虽然已经站在段明珠的背后，却还保持着少许的距离。

段明珠悠悠地道：“李大哥，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难闻的气味？”

李傲一怔之下，笑道：“是的，好像比芝兰还要难闻。”

“不要油腔滑调，我再问你，你是不是怕我身上有毒？”

“就算你身上有毒，目前，你也没有毒我的理由。”

“那么，你为什么不靠近一点，最好是贴着我的背部。”

“这个……”

“不要这个那个的，爽快一点，贴住我的背部，将脑袋伸到我旁边来，这样才可以了解外面的环境，也可以享受那‘比芝兰还要难闻’的气味。”

“看来，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